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三十六

詳校官編修

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

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

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

臣婁業耀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三十六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二十八

宋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人飛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

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觔弩八石學射於周
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于其家父異之曰
汝他日為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應真定宣撫
劉韜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偽
為商入賊境賊掠以充伍飛乃伏百人山下以數十騎
逼賊賊出戰飛陽北賊追之伏起先所遣卒擒俊進和
以歸康王至相命飛招賊吉倩倩降補承信郎從劉浩
解東京圍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

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馳迎敵有梟將舞
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承義郎隸留守宗澤犯法將
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材也免之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
百騎授飛遂大敗金人而還澤謂曰爾勇智才藝古良
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與陳圖飛曰陳而
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高宗即
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勤
王之師日集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

聖意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係中原之望願陛下親率
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詣
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
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莫敖采樵皆謀定也所矍然
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待以國士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
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諸城
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則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
討誠能提兵壓境飛惟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使

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飛軍食盡從彥乞糧彥不與飛乃引兵益北戰於太行山擒金將托卜雅爾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哈芬大王敵衆敗走飛知彥不悅已復歸宗澤為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職二年每戰皆捷嘗駐兵竹蘆渡與敵相持乃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熱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賊黃善曹

成孔彥舟等合兵五十萬薄南薰門飛部僅八百衆懼
不敵飛曰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陳賊
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于東明敗黃善於清河
授英州刺史及杜充將走建康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
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取之非數十萬衆
不可充不聽飛不得已從而南於道連破張用李成諸
賊及充降金烏珠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六戰皆捷擒
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寨可用者結以恩遣還

令夜斫營縱火敵衆亂飛擊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
將士忍饑不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
來降附四年烏珠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盜郭吉聞
飛來遁入湖飛使王貴傳慶追破之因遣辯士盡降其
衆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
於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烏珠趨建康飛設伏牛
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
攻擊烏珠次龍灣飛以騎三百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

之烏珠奔淮西遂復建康因上言建康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戍淮拱護腹心帝嘉納焉烏珠歸飛邀擊於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降其軍紹興元年張俊討李成請飛為副時成黨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請自為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陳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陳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

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
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於南康
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
十餘萬來飛與過於樓子莊大破之成走降偽齊賊張
用者亦相人寇江西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
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
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悉平飛功第一二年
賊曹成擁衆十餘萬據道賀二州命飛招之成聞飛將

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遁飛至茶陵招成成不從
飛上言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強則肆暴屈則就招苟不
畧加勦除蠱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諜
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曰姑反
茶陵已而顧諜者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者
既去飛即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場麾兵掩擊
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其黨迎戰飛不陳而
鼓奪其二隘成又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

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
追而殺之則脅從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
其魁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等
分道招降二萬人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
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病者嶺表
平移屯江州甫入境承檄捕劇賊數部皆平之三年虔
吉盜合衆寇掠閩廣帝命飛討之飛至虔賊彭友迎戰
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

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復授徐慶等方畧悉破降諸郡餘賊初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令屠虔人虔人感其德祠之秋入覲帝請至三四帝為曲赦虔人虔人感其德祠之秋入覲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皋皆隸焉及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

軍湖寇楊么又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亦欲自江西趨兩浙與么會四年遂除飛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使為之備飛奏襄陽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除心膂之病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問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兵抵郢州偽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俄復隨州進趣襄陽李成迎戰

飛見成陳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
岸右列步平地雖衆百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
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
戰馬應槍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
復襄陽又進復鄧州唐州及信陽軍襄漢悉平帝聞喜
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乃以隨郢
唐鄧信陽並為襄陽府路以隸飛授飛清遠軍節度使
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移屯鄂飛

上言金人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情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必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又言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為殿最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此始烏珠劉豫合兵圍廬州帝命飛解圍飛至廬張岳字旗與精忠旗一戰而金兵潰五年入覲封武昌郡開國侯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

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降飛表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佐襲周倫若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將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

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
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
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而後以王師乘之
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
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欽武義大
夫禮遇甚厚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來降
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
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

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舉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撫慰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么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識

所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遂為沿江之冠加檢校少保
進封公還軍鄂州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
義率衆來歸六年入覲請置襄陽監司以按察州縣帝
從之且命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黜陟張浚至江
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令飛屯襄陽
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尋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丁
母憂扶櫬還廬山降制起復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
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飛乃遣王貴等

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
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矣飛又遣
楊再興進兵長水縣再戰皆捷復遣人焚蔡州糧中原
響應會劉豫遣子麟猊入寇帝慮張俊劉光世不足任
命飛東下飛馳至賊已敗去乃還時偽齊屯兵窺唐州
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因請圖蔡以取中原
不許七年入覲拜太尉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辛建
康以王德鄴瓊兵隸飛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又手疏

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以中國攻中國彼得
休兵觀釁耳願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
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
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
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遠遁社稷長久之計
實在於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
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會秦檜
主和不欲以德瓊兵隸飛張浚遂以德為淮西統制瓊

為副而呂祉以督府叅謀領之飛言其不可與浚忤乃
乞解兵柄終喪步歸廬母墓側浚怒以張宗元為宣撫
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就職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
未幾酈瓊叛降偽齊殺呂祉浚始悔之飛上言比者寢
閣之命竊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
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
功可必又言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
光武故事親率六師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

人用命飛知劉豫結尼瑪哈而烏珠惡劉豫可問而動會
得烏珠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
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
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
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即詭服因謂曰吾今貸
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乃作蠟書封其股納之戒勿泄
謀歸以書示烏珠烏珠大驚馳白金主遂廢豫飛復請
乘其廢豫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秋金人遣使許歸

河南地時飛適以名赴行在因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及明年以金歸河南地大赦飛謝表有云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疏入檜愈恨會遣使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且言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沮其行明年金兵果南下攻拱亳劉錡告急帝命飛馳援且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

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
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遣梁興渡河糾合
忠義以圖河東北又復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
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
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
褒其忠飛將李寶牛皋相繼敗金人於京西飛自攻金
人於蔡州破之復其城於是遣張憲敗金韓常於潁昌
復潁昌府憲又戰陳州界敗之復陳州王成戰鄭州敗

之復鄭州統制孟邦傑復永安軍張應韓清復西京楊
遇戰南城軍敗之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張憲又復
淮寧府他將所至皆捷金人大震河南兵馬鈴轄李興
聚衆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以應飛金李成棄城走
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永安軍時諸將分道出戰飛留大
軍於潁昌而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金將大懼與
龍虎大王議以為諸將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致其師併
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出挑戰且罵之烏珠

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迫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陳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敵屍布野初烏珠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戰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陳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金人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益兵而前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烏珠憤甚合

師十二萬次於臨潁楊再興以二百騎遇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再興死焉獲屍焚之得箭簇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金兵夜去追奔十五里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烏珠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兩翼繼之殺烏珠壻夏金吾副統軍尼雅滿索貝勒烏珠引去是時梁興亦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太行道絕金

人益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烏珠對壘而陳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烏珠遂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葺諸陵先是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至是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盡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

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烏珠欲簽軍以抗
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
今日之挫衄金將烏凌阿思謀素號驍勇亦不能制其下
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李
覲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之
將竒徹千戶高勇等皆密受飛旗牒自其國來降大將
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
畫淮以北與金為和諷臺臣請班師飛言金人銳氣沮

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
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令張俊楊沂中等先
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
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
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盃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
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
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徙而南者如市
亟請以漢上閒田處之方烏珠將棄汴去有書生叩馬

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烏珠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烏珠悟遂不去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入於金飛力請解兵柄不許及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金人分道渡淮帝趣飛應援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飛至廬州金兵望風而去烏珠破濠州張俊駐兵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及飛至金人乃去初飛在諸將

中年最少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及俊出兵無功而飛屢捷俊愈怒俊又與檜捕韓世忠軍吏景著誣以他事欲以撼世忠飛馳書告世忠世忠見帝自明於是俊與檜大憾飛檜之逐趙鼎也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烏珠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故檜力謀殺之諫議大夫万俟卨中丞何鑄御史羅汝楫承檜旨交章劾飛飛遂解兵柄奉朝請檜又使張俊劫王貴誘王

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因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
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
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閱實無左驗
鑄明其無辜檜乃改命万俟卨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
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與憲皆棄
市家徙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
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宗正卿士儼布衣
劉允升皆以上書救飛或斥或死獄之將上也韓世忠

不平詣檜詰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時洪皓在金蠟書馳奏言金人所嘆服者惟飛耳及聞其死酌酒相賀飛事母至孝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遺以名姝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

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勞問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有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

額曰東南民力耗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為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紹興末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詞訟之爰聲雷震孝宗時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渚熙六年謚武穆嘉泰四年追封鄂王寶慶元年改謚忠

武五子雲雷霖震霆雲飛養子從飛功最多每戰手握
兩鐵椎重八十觔先諸軍登城陷陣潁昌大戰十數出
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為赤初飛下獄檜令其黨王
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東之左藏南庫霖請于孝宗還
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
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為籲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
上之

論曰飛以韓白之才而忠孝出於天性謙恭不伐憂

國勤民可謂大臣也已恢復之志雖不遂然平生大功亦莫之與敵宋初南渡潰裂分散不可為國飛始復建康以扃北戶取襄陽以遏上流平羣盜以清根本又設間廢劉豫以除心腹之害微飛則諸將帥不能獨當雖欲限江淮而守之恐未能也至於襄陽飛所自營置終宋之世以為強藩寧理之後視襄陽為存亡宋之有是人也而使之至此可悲也夫

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鷺勇
絕人能騎生馬駒年十八以勇敢應募鄉州隸赤籍挽
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
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
首陣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俄夏人復出間道世忠獨
部勇敢士殊死關過夏監軍駙馬烏伊躍馬斬之夏人
大潰累功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世忠以偏將
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淵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

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大敗之淵歎
曰真萬人敵也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峒問野婦得徑
挺身仗戈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轉
承節郎及金人內侵世忠與蘇格以五十騎抵滹沱河
逢金兵二千餘格失措世忠從容令列高岡戒勿動值
燕山潰卒舟集命艤岸鼓譟助聲勢親躍馬薄之迴旋
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
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

河北盜賊蠭起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殆盡轉武節郎欽宗即位梁方平與金人戰而敗世忠陷重圍中揮刀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欽宗召問轉武節大夫宣撫副使李彌大軍校李復作亂淄青附者數萬人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為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令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

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降授單州團練使屯滹沱河時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趙亟援之金人至聞世忠在攻甚急糧盡救絕人勸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有自金國來者言其大帥是夜被創死故衆不能支康王如濟州世忠率所部勸進高宗即位授光州觀察使與諸將討平羣盜入備

宿衛嘗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建炎二年
擢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所部從張遇自金
山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懼世忠獨入其壘曉以
逆順衆悉聽命授鄜延路副總管屯淮陽三年帝召諸
將議移蹕張俊辛企宗請往湖南世忠曰淮浙富饒今
根本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退避則不逞者思
亂重湖閩嶺之遙安保道路無變乎世忠在陽城收合
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方赴行在而苗傅劉正彥

之亂作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之世忠適至浚喜以書招
之世忠見書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入
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三月戊
戌以所部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苗
劉始懼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為傳所質朱勝非給傳
曰今遣慰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
安國夫人俾逐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
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

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進次臨平賊將
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為陳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
舍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
馬操戈而前令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
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
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大敗傅正彥擁精兵
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
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為最高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

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世忠請於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倘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以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傳亡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陞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為社稷刷耻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命守鎮江及烏珠分道

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退保江陰烏珠自廣德破臨安
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
海口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在秀州張燈高會忽引
兵趨鎮江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烏珠遣使
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
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達
喇在濰州遣貝勒太一趨淮東以援烏珠軍江北烏珠
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

驍健者敵舟謀而前則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緇一
綆則曳一舟沈之烏珠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
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烏珠語塞又數日求
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人
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以
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擢槳風息則出江有風
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
江口則在世忠上流烏珠一夕潛鑿渠三十里次日風

止官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
詢嚴允皆戰死烏珠得絕江遁去初世忠料敵至必登
金山廟觀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澣約
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
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一絳袍玉帶墜而復
馳者乃烏珠也是役也烏珠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
人相持於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帝六賜札褒之拜檢校
少保范汝為反於建安勢甚熾命世忠討之世忠曰建

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世忠令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俯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五日城破汝為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擒其謀主裨將等五百餘人世忠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即令軍士馳城上勿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世忠

謂之曰活汝者李相公也曹成擁餘衆在郴邵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招之成以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錫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

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
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師還建
康置背嵬軍皆勇鷙絕倫者四年以江東宣撫使駐鎮
江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詞旨懇
切世忠受詔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
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當敵騎
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
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

即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引兵次大儀勒五陳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聲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厲爾貝勒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陳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搥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托卜嘉等二百餘人所遺董旼亦敗金人於天長縣之

鷓鴣口擒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陳日
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
敗之世忠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捷聞
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
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
其鋒厥功不細於是部將皆峻擢有差論者以是役為
中興武功第一時達喇屯泗州烏珠屯竹塾鎮為世忠
所扼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烏珠夜引軍還

劉麟劉猷棄輜重遁五年進少保六年授京淮路宣撫
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
氏親織簿為屋將士有怯戰者遺之巾幘以耻之人人
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張浚以右相
視師命世忠圖淮陽兵至城下為敵所圍世忠奮戈一
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雅哈貝勒搏戰
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世忠遂圍淮陽烏
珠與劉猷救之世忠勒陣向敵使人傳語曰錦衣驄馬

立陳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歸楚州淮陽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為應宿州馬秦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乞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為恢復計不聽秦檜主和議命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畱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章數

十上金使者來以詔諭為名世忠聞之四上疏諫且曰
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
豫相待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
金使不克十年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洧
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潭城劉寶擊于千秋湖
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
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以出世忠上
其功閔由是知名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

人不敢犯及秦檜收三大將權拜樞密使世忠遂以所
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復抗
疏言秦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帝寢其奏不下世忠連
疏乞骸骨十月罷奉朝請封福國公自此杜門謝客口
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平
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三年封咸安郡王二十一年八
月卒贈太師世忠初得疾將吏入問世忠曰吾以布衣
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尚哀其

死耶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
是忘忠也性忠義勇敢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
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詣檜詰之又抵排和議觸
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
受鐵杖於太祖殿下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
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
仗規畫精絕過人凡克敵弓連鎖甲狻猊鍔及跳澗以
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強弩

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
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
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若如未嘗
有權位者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孝宗朝追封
蘄王謚忠武配享高宗廟庭

論曰中興諸將首推岳韓非獨用兵之能乃其忠誠
義勇遠過於人世忠章數十上與秦檜爭和議之非
不以禍福介意其在行間挺身決鬪百戰不怠老而

益奮非夫忠義激於其心者其孰能之飛多方面之
功而世忠局鑰北戶與金人進退如邀鳥珠於金山
擒卜嘉於大儀皆呼吸存亡在於俄頃世忠身獨任
之張俊劉光世輩未有肯與為首尾者也至誅苗劉
平羣盜功尤多固將帥中社稷臣也

劉錡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
善射聲如洪鐘常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

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宣和間授閤門祇
候高宗即位錄仲武後召見奇之授閤門宣贊舍人知
岷州為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
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奇其才以為涇原經畧使兼
知渭州紹興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
彥兩軍交關俱罷命錡兼將之扈從赴金陵十年金人
歸三京以錡充東京副留守所部八字軍三萬七千人
將發益以殿司三千人皆攜老幼而行錡自臨安泝江

絕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果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舍舟陸行先趨順昌庚寅謀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及旦金騎已入陳錡與規斂兵入城為守禦計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少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

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部將許清議與錡合
錡大喜鑿舟沈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
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
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
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
國家破敵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躬自督勵取偽齊
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
日粗畢而金遊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合圍錡豫設伏擒

其千戶阿哈等二人詰知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僅三十里即遣千餘人夜往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襄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蔽垣為陳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金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順昌受圍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東村

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
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異服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
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為也命
折竹為詔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
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則聚金人益
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烏珠在汴聞
之即索靴上馬不七日至順昌錡聞烏珠至會諸將問
計或請乘屢捷之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

五年正為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聲稍振且敵營甚近而烏珠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兩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矣衆皆感動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二人如言烏珠大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驚車砲具不

用翼日錡登城望見二人械而來縋而上之械上繫文書一卷錡恐惑衆立焚之烏珠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烏珠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渡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烏珠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敵既濟錡陰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敵用長勝

軍嚴陣以待諸帥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烏珠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烏珠烏珠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而錡士氣閒暇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方晨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搏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方大戰時烏珠被白袍乘甲馬以

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退不可却騎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有長勝軍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騎兵所殺敵既敗騎遽以拒馬木自障少休城上鼓聲不絕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尸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

積如山阜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烏珠拔營北去錡追之死者又萬數是役也金兵數十萬而錡兵不過數萬出戰僅五千人錡能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捷聞帝甚喜授錡武泰軍節度使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諸凡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力進兵則烏珠可擒汴京可復未幾秦檜以和議名還諸將錡亦還太平州十一年烏珠復南下錡引兵會諸

將據東關出清溪兩戰皆捷復與諸將敗烏珠於柘皋
又追敗之於東山金人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
初錡名位最在諸將後以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沂中
等深嫉之二人還朝誣錡戰不力秦檜陰主之遂罷錡
知荆南府岳飛請留錡掌兵不聽錡在荆南六年軍民
安之及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閒乃復加太尉帥荆
南府三十一年金主亮調兵六十萬自將而南中外大
震時諸名將多已物故而錡病劇不能將兵金人且渡

江會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督舟師大破金人於采石已而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媿死矣三十二年閏二月錡憤懣嘔血數升而卒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知所避就錡在揚州用石灰畫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

亮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卒以致變云
論曰順昌之捷戰功甚偉考其審機觀變自始至終
皆有成算非僥倖而勝者也兵法攻瑕則堅者瑕此
謂兵力畧相當可以搖撼而動若烏珠之於錡人衆
相十氣勢相百縱能擊敗其偏師適自耗其力耳而
烏珠之中軍虎旅百萬豈能損其秋毫哉故錡不用
諸將之策直以勞逸之勢攻之有以也哉

史傳三編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三十七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二十九

宋

劉子羽

劉子羽字彥脩其先京兆人十三世祖翔後唐清泰中
官建州因家崇安父幹第進士嘗攝廊延帥出奇兵擣

夏人解震武圍未幾夏人納款知越州擊敗方臘守真
定招降賊首柴宏却金人之兵京師陷遣詣金營尼雅滿
素知其名命僕射韓正館之正曰軍中方議立異姓欲
以君代正為僕射北向取富貴在此行矣韜仰天大呼
退而自書曰貞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予今必死所以報國即沐浴更衣酌卮酒
而縊子羽宣和初為韜主管浙東幕府機宜文字以破
睦賊功再遷衛尉丞從父守真定誓以必死金人不能

拔而去建炎中大將范瓊擁強兵在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甲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浚命張俊以千兵甲來若備他盜者因設酒食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就廡下取黃紙趨前麾瓊下曰有敕召將軍詣大理置對瓊愕視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曰所誅止瓊爾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皆應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浚大奇其材除徽猷閣待制參

議川陝宣撫軍事開幕府秦州節制五路規以五年而後出師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勢欲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不得未幾富平失利人情洶洶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久欲入寇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今不堅守而僻處夔峽與關陝聲援不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

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浚然其言子羽即
自請奉命北出至秦州召諸亡將諸將聞命大喜悉衆
來會分兵守險塞敵知有備引去明年復來攻浚移治
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會秦
鳳金房二鎮皆飢鎮帥吳玠王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
浚承制拜為利州路經畧使兼知興元既至通商輸粟
二鎮獲安除寶文閣直學士金人復攻金州彥失守退
保石泉子羽急移兵守饒風關馳告玠玠自鎮晝夜馳

至列營拒守金兵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繞出關後全蜀大震玠邀子羽去子羽固持不可留玠同守定軍山玠亦難之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取草茅木甲而食遣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與子羽會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就山築壁壘金人至子羽據匡床坐壘口諸將

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慷慨語曰子羽今日死于
此諸將皆奮會敵乏食引去子羽與玠合擊敗之于金
牛鎮始還興元金人入梁洋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
言已在此金人必不敢南浚乃止薩拉噶遣人持書旗
來招子羽斬之縱其一還寄語云欲來即來吾有死爾
何可招也先是金人再窺蜀為必取計子羽預徙梁洋
公私之積敵無所掠餽餉不繼腹背受攻疫癘且作故
亟引去浚雖劓師卒能全蜀子羽之功居多尋坐與浚

俱罷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吳玠始為裨將未
知名子羽獨奇之薦于浚至是玠上疏訟子羽功請納
節贖罪得復元官浚還朝請子羽知鄂州再視師荆襄
川陝遣往撫諭川陝還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
俟機會及浚劾罷劉光世欲以兵屬子羽子羽固辭改
知泉州會酈瓊叛浚罷相子羽安置漳州金人復入浚
薦復元官知鎮江充沿江安撫使建議清野徙淮東人
于鎮江撫以恩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未幾議和秦

檜風諫官論罷之卒諡忠定翺之裔孫名頌者收峒寇
有功諡忠簡名純者死卽武寇立廟封忠烈韜諡忠顯
子羽子珙字共父諡忠肅世號五忠劉氏云

論曰子羽佐父韜守真定時年未弱冠孤城疲卒當
大敵壓攻神志不懾守禦有方迨韜死忠義子羽佐
張浚宣撫川陝挾吳玠共圖厥功危急存亡之秋勁
節遠略可謂具文武長才矣一門五忠弟子輩以學
有淵源為考亭師偉哉

吳玠 璘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父葬永洛城因徙焉少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累功權涇原第十將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擢第二副將建炎二年金人畧秦雍都統制曲端以玠為前鋒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攻華州拔之三年冬劇賊史斌欲犯長安玠擊斬之遷忠州刺

史張浚巡關陝劉子羽稱玠及其弟璘材勇浚與玠語
大悅即授統制尋舉為秦鳳副總管知鳳翔府時兵火
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九月浚合五路兵與金人
戰而敗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
為死守計或勸玠退守漢中以扼蜀口玠曰我保此敵
懼吾躡其後不能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
鳳翔民感其惠夜輸芻粟助之玠賞以銀帛民益喜輸
者益多金人雖邀殺之民冒禁如故紹興元年金將摩

哩與烏魯舍赫約日攻和尚原烏魯舍赫先期至陣北
山索戰玠令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
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雨雹
遂引去摩哩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
得合始金人之入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
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
歃血盟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張浚上其功承制拜明
州觀察使居母憂起復兼陝西諸路都統制金人自起

海角徂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十月烏珠
會諸道兵十餘萬攻和尚原玠令諸將選勁弓强弩分
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
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垵以待金兵
至伏發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烏珠中流矢僅以身免
張浚承制以玠為鎮西節度使璘為涇原路馬步軍副
總管二年命玠兼宣撫處置使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久
窺蜀以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

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遊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而薩拉噶自商於直擣上洋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令田晟守饒風關驛書召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薩拉噶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

而敵不退會玠有小校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
關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
興元子羽退保三泉葉潭毒山以自固玠走三泉會之
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兵邀于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墮
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
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得不償失四年
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
玠又以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狐平

初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烏珠薩拉噶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自七方闕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為二烏珠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

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
薩拉噶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翼日命攻西北樓姚仲
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
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
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
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宵
退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浚伏河池扼歸路又
敗之自是金人還據鳳翔不復妄動矣拜檢校少師玠

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
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
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玠卒于仙
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
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
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雖身為大將
卒伍至下者得以達情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
能為高下不以親故權勢撓之玠死胡世將問玠所以

制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
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
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與之角逐
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
卒不若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于數百步外
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于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
之與之為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
于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

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棘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淳熙中追封涪王

璘字唐卿玠弟也從玠多戰功紹興三年累官至榮州防禦使知秦州是歲棄和尚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兵深入四年烏珠薩拉噶果以十萬衆至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狐平地闊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璘冒圍轉戰與玠會敵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擇形勝以

守者璘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敵去不久
矣諸君第忍之震鼓易幟血戰連日金兵大敗自是不
敢窺蜀者數年遷定國軍承宣使知熙州九年升護軍
都統制知秦州及玠卒而胡世將制置四川至河池璘
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耳騎兵疾馳
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
葺糧運斷絕此存亡之秋也時朝廷恃和議欲廢仙人
關世將乃抗奏謂當外固歡好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

使陝蜀相接聞金人之謀欲佯棄陝西不顧使南兵來
主之然後一發取蜀敵情如是當為伐謀之備仙人關
未宜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于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
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撤備而世將以宣
撫使置司河池十年金薩拉噶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
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世將急召諸將議叅謀孫
渥謂河池不可守請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
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

曰世將誓死于此乃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砦敗之金呼紐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呼紐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及士卒百十有七人薩拉噶怒甚自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戰破之十一年與金統軍和珍戰剡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初和珍與蘓卜實合軍五萬屯劉家園璘請討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

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古束伍法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于此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戰遂用之金二帥老于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官軍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

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為然乃夜半遣仲及王彥銜枚截坡約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蘓卜實善謀和珍善戰二帥異議璘先以兵挑之和珍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和珍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會詔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十四年以璘為西路

安撫使治興州階成和鳳文龍興七州隸焉時和議方
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至三十二年璘遣姚仲攻德
順四十日不克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
敵戰于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
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
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
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至暮璘忽傳呼某將
戰不力人益奮搏敵敵大敗遁入壁會天大風雷金人

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
不絕孝宗乾道元年詣闕且朝德壽宮高宗見璘歎曰
朕與卿老君臣也兩朝存勞相踵拜太傅封新安郡王
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
田數千頃民甚便之三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
王初璘病篤命具遺表曰願陛下毋棄四川毋輕出兵
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曉大
義代兄為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高宗嘗

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馮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要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為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為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

璘舉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論曰宋之南渡巴蜀最為上游所以藩蔽荆襄控禦關隴者也二吳兄弟實經營之始保和尚原繼守仙人關設形勢據險阻使金人不得軼越而下流安矣及和議既成將遂分兵撤備而璘與胡世將力陳其不可終以保蜀兄弟相繼數十年綏輯人民輔寧國

家可謂悉心以勤其事者賢于張俊楊沂中輩遠矣

高登

高登字彥先號東溪漳浦人少孤力學日誦數千言刻苦勵行宣和間為太學生金人攻京師徽宗出走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邦彥朱勔六賊以謝天下廷臣復建和議割三鎮奪种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乃止欽宗即位

擢吳敏張邦昌為相敏白李邦彥無辜乞復用登上言
陛下以東宮踐祚人人翹足以觀新政奈何相吳敏張
邦昌復再納邦彥大失民望不報明日又上言陛下有
太甲之不明而朝無阿衡靡明皇之有初而遽相林甫
乞罷敏邦昌逐王時雍等召徐處仁為相書五上俱不
報因謀南歸聞有旨張邦昌李邦彥各與遠郡趙野李
稅王孝迪相繼罷斥徐處仁正台司登喜曰是可以盡
言矣復上書言諫官所論陛下批答有云朕所素定有

云朕所不好是護所短而不使人言也言路塞則下情壅危亡可立待矣書入皆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帝不果出金師退吳敏諷學官起羅織登等屏斥還鄉紹興二年高宗駐驛臨安登以十事投時相不行遂于廷對盡言之以直見忌授下州文學尋調富川主簿憲使董弁聞其名檄讞六郡獄仍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與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然學

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
長吏耶登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耳既兩棄
之登亦何言守改容從之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薄
其罪曰陰德可為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為之殺人者死
而可倖免則被死之冤何由而消滿秩士民丐留不獲
相率餽錢五十萬不告姓名登辭之未知所歸乃盡為
購書置于學歸至新寧會大飢州帥連南夫曰撫凋瘵
者莫如高主簿遂檄以往至則發廩賑濟願貸者聽復

為糜于野以食之全活萬計嗣歲大稔償亦及數帥漕
列奏遂改正任紹興八年赴政事堂審察上疏萬言及
時議六篇其序云方今賢才未用有蔽主者焉二府容
具位之臣盈廷多罔上之議作蔽主上下二篇財計未
足有蠹國者焉太倉給冗食之兵良田膳遊手之民作
蠹國上下二篇兆庶未寧有害民者焉冗官起貪殘之
念募役長戕賊之姦作害民上下二篇帝覽而善之秦
檜惡其議已授靜江府古縣令至靜江廣西帥沈晦問

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恐
不可行登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誠不至耳但登
不差人下鄉願公不差人下邑晦曰謹奉教登以廉謹
公仁四字自警有所追呼必寬期限訟者悉從面決吏
無所容其欺又新黌宮以來學徒遠方之士皆贏糧而
至胥徒有辭役而就學者縣有豪民秦琥為民害持吏
短長號秦大蟲登呼至面數叱下必寘之法琥忿而死
一郡稱快郡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太

師生焉盍祠之登曰檜為相無狀祠不可立又令市熊掌與牛乳登曰踐雪而搏猛獸非驅民于死乎將春而奪之牛是勸農之職乎舜陟大怒撫秦琥事罷之登適母病申乞尋醫不待報去舜陟遂創檜父祠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檜實主之舜陟徑遣卒至漳浦捕登登時母死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以終喪帝覽而憐之故人有為右司者謂登曰丞相嘗識君于太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為也登曰登但知有君

父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下靜江府獄登號泣而歸葬母畢詣靜江勘所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白辟攝歸善令差考試潮州登憤權臣專恣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災之所自時丞相趙鼎在潮謂曰天下主文多矣未有如公忠誠愛君者留語終日檜聞取旨編管容州登時方出潮陽試院歸舊隱與學者講論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即拜謝上馬大作謂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

曰君命不敢稽比夜巡檢領百卒至兵刃森列登從容
謂曰朝廷若賜死亦當拜勅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
叱巡檢曰省符在我手無他也吾當以死捍之登至容
種蔬植竹為終焉之計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所行
事小失則輦感不安大失則慟哭隨之容本窮陋聞登
至執經從者數百人為講大學中庸之旨教方行而疾
作以紹興戊辰年卒有巨星自寢飛出登初得疾召所
遊訣別其子扶請更醫登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

吾不起矣復請灼艾登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命止此無益也通守黃勲至曰彥先怕痛乎登曰登嘗獻瞽言刀鋸鼎鑊且不顧此何足畏但無益耳因命扶榜于廳事云奉先人遺訓不受僧道紙簾之類語出處行藏及天下大計累數百言不及其私翼日勲再至曰無所屬乎登以手撫床曰天下蒼生望霖雨勲起謝勲何足以當此揖勲出焚香端坐而逝登少失父事母至孝嘗舟行阻風念無以奉晨羞忽有白魚躍于舟母

病思鹿肉夜有虎啣鹿置其門其學以慎獨為本所著有
家論及東溪集後丞相梁克家以其事聞追復迪功
郎胡銓為作忠辨朱子守漳為作祠堂記奏加褒贈

論曰登事親孝事君忠與陳東等上書請斬六賊留
李綱种師道其有功于宋室大矣至登所自上書或
用或不用要其關於國是者不小也為秦檜阻抑始
終不得大用而禍且隨之然其宦遊所至興學息訟
賑飢斷獄聲績懋著其所挾持居何等也程子云天

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登之學以謹獨為本故其志存忠義心懷濟物歷患難而不以動其心隨所施而無不得其宜又能了然於死生之際可謂存順沒寧者矣

洪皓 朱弁

洪皓字光弼番禺人少負奇節慷慨有經略四方志政和五年登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中為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以拯荒自任白郡守發廩

損直以糴民全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幟涅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恩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時議遣人使金張浚薦皓入對帝語以國步艱難兩宮遠播皓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國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以皓為通問使龔璫副之行至順昌與盜遇譬曉之

曰自古無白頭賊盜悔悟因使持書招其魁二魁聽命
領兵入宿衛至太原留幾一年及至雲中尼瑪哈迫使仕
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
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
就鼎鑊無悔尼瑪哈怒將殺之旁一將喏曰此真忠臣也
目止劍士為之跪請得流遞冷山雲中至冷山行六十
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穴居百家陳王烏克紳聚
落也烏克紳使皓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粗布

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烏克紳以問皓皓力折之且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言所以來者為兩國事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待使之禮也烏克紳或答或默忽發怒欲殺之皓曰自分當死但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為辭可也烏克紳義之而止和議將成烏克紳問所議十事皓條析甚至大略謂封冊乃虛名年號則本朝自有之金三千兩景德時所無東南不宜蠶絹不可

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景德載書猶可覆視烏克紳悟曰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以議不合中止未幾烏珠殺烏克紳株連數千人獨皓得免皓遂留燕初二帝遷居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麪獻二帝始知帝即位皓聞祐陵訃北向泣血旦夕臨為文以祭其詞激烈讀者皆揮涕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遂將燕山珍寶盡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

機會今再舉尚可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是冬又密奏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女隨車今不敢也若乘勢進擊再造之功在反掌耳又言胡銓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惜置之散地又問李綱趙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梓宮及太后歸音皓皆先報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官因薦皓金主聞其名欲以

為翰林直學士皓力辭皓有逃歸意請於叅政韓昉乞
於真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始易皓為中京官皓不就
職又令皓校雲中進士試皓復以疾辭未幾金主以生
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已而
金人懼為患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
七月見於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
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請見慈寧宮帝人設
簾太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已酉出使至

是得還凡留北中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弁邵
生還忠義之聲聞于天下以皓為最皓既對退見秦檜
語連日皓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
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
悅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
屬皆吳人仕於金者詔歸之皓曰昔韓起求環于鄭鄭
小國也能引義不與今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既
而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淵

聖及皇族歸乃遣又言王倫郭元邁以身徇國棄之不
取緩急何以使人檜大怒又言錫納寄聲錫納者檜留
金密好也檜益怒使言者劾皓出知饒州又罷為提舉
江州太平觀居母喪終制除饒州又責濠州團練副使
安置英州中官白鏐從太后北歸素聞皓名曾言洪尚
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遂係鏐大理獄流嶺表九年始
復皓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
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皓雖久

在北庭不堪其苦然為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鈔誦錄
梓既歸後使者至必問皓何官居何地性急義當艱危
中不少變懿節后之戚趙伯璘隸烏克紳戲下貧甚皓每
賙之范鎮之孫祖平為傭奴皓言于金人而釋之劉光
世庶女為人豢豕贖而嫁之他貴族流落賤微者皆力
拔以出皓博學強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
指南松漠記聞金國文具錄等書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既冠

入太學晁說之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新鄭多故家
遺俗弁遊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歸
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効詔補修武郎借
吉州團練使為通問副使至雲中見尼瑪哈邀說甚切尼瑪
哈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
甚悉紹興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
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
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

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早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誘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也吾嘗恨不食其肉忍北面臣之乎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飢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

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誓不易以辱吾君也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

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朝
言弁守節不屈帝為官其子林賜其家銀帛會尼瑪哈等
相繼死滅弁密疏其事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
也遣李發等間行歸報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宗
大行之文為獻其詞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
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
吳興田五頃八年金使來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
以賜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殿有所陳奏帝嘉

納之賜金帛甚厚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為獻秦檜惡其言敵情再轉僅得奉議郎十四年卒弁為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弁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玩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傳偉文李丹五臺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閻進朱勛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有騁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新鄭詩南歸詩文

各一卷

論曰以洪皓朱弁之忠處十死一生之地十數年間
關得歸中外之人莫不歎息而皆沮于秦檜功不見
錄又皆先檜以卒使坎壈以終其身何其厄哉皓之
在北能知金人情形又能因間使以達于宋其才智
有過人者使其用于朝廷或秉節鉞以鎮方隅其勲
業將不可量而僅使之羈繫困苦于敵人之邦以節
著而不得以功顯其可為惋惜也夫其所成就亦已

多也夫

胡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對策
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以冠多士有忌其直者移置
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
人躡之銓以漕檄攝本州幕募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
轉承直郎丁父憂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張
浚開督府辟湖北倉屬不赴有詔赴都堂審察兵部尚

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舉以專使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敵國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朝廷宰執盡為陪臣

異時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含恥忍垢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敵情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

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今內而百官外而萬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

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孫近傳會秦檜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敵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懸竿藁街然後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

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詔除名編管昭州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為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

師古流素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三十一年銓得自便孝宗即位復奉議郎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上曰久聞卿直諒除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秘書少監擢起居郎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鬪不搯其吭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吭與背也建康則搯之拊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詔議行幸遂以張浚視師江淮侍御史王十朋

贊之克復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
爭軍大潰十朋自劾帝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衄自沮
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
以春秋書災異之法言政事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
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
也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
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
又將去惟臣在耳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

必不能也時以邊事全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責之兼權中書舍人十一月詔以和金遣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鼎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于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

先是金將富察圖們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為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候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為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為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于湖廣以絕後患二年兼國子祭酒尋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

闕政急務銓以振災為急務議和為闕政其議和之書
謂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肉食鄙
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和者
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
苟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于
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
者亦十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竄殛為臣子出位犯分
之戒是時朝議急于求和已棄唐鄧海泗四州矣而金

又欲得商秦地拘留使者分兵攻淮乃命銓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為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時大雪河冰皆合銓先持鐵鎚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

為工部侍郎入對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復禹之効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為先備旋乞致仕七年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陞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為言上曰朕志也且問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銓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秘書省尋復原官累進端明殿學士召歸經筵銓引疾

力辭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

論曰銓之論議橫厲振發若決江河而下若引星辰而上近古以來不多見也固其忠義之所奮發亦其涵千古之心蓋一世之氣有以大過人者歟銓非徒慷慨尚氣者觀其早募鄉勇以助軍晚鎚河冰而退敵臨事堅決動即有功使用其言安知不廟勝而算乎才與時違動即摧挫然志則與日月爭光矣

史傳三編卷三十七